

朱介凡

# 好大的擔待！

## 談中華諺語志的出版

寫這部書，出版這部書，兩方面皆有沉重負擔。

約是民國四十六年，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，與凌純聲先生談諺語工作。他問我，這部大書怎樣出版？當即慨然表示，願無條件讓中央研究院出版。未料他趕緊聲明：「中研院那有這筆預算？」壽堂原本還要申述的意見，就沒有往下說。

自效，每遇熱心朋友建議，擬代為洽詢出版的事，總推謝不忙，且等全書寫畢再說。

有位老友，企業雄厚。又另辦出版事業，十幾年來蒸蒸日上。他主動表示，願為出版效力。我說，就請你出版罷。他答：不行，只能代理。過了些時，他送一筆款子來。起初，我未收，何不為我出書？經過他主管部門核計，定是認諺書市場條件不高，仍然否定了壽堂意願。我只好收下這筆錢。照說，它既有一百多種暢銷的出版品，以其盈餘為助，有何不可。壽堂怎好拗執己見，糾纏人家？

某財團關係企業的出版部門，編譯一部大書，編譯部人員超過了兩百位，後來也經常保持到五十多人。唐湯銘兄以諺書與其經營目標相合，特為引介。洽議結果，人家不感興趣。

內子姚青總說壽堂「砍倒樹，捉八哥」，就是個死腦筋。為何不一本本的陸續出書？何苦定要積累到最後階段。殊不知在纂述過程，每有前後更易，不到全稿完成，這部書還在不斷增益、浮動。一本一本的出，確是行不通。

一直有個想法。無妨先把本書若干部分抽出，單獨印專書，以應社會並中外漢學家的需要。像是哲理，德行，生活，家族，政治，經濟，禮俗，農業，地理風土等篇。約是五六年前，帶了哲理篇、德行篇訪林海音大姐，她不以這種辦法為然。幸未接納，否則，後來歷次增訂，就受到極大掣肘，把全書弄成四分五裂。

民國七十年初秋，海音說，純文學出版社願出諺志全書。朋友們知道了，都讀她好大擔待，這可是五百萬字的大書哪。國慶日後，壽堂一連六七夜失眠，為她這番勇氣，憂心忡忡。只因純文學是臺灣三十年來極少見，穩健發展的出版者。它一直保持着每季出版四種新書的進度。頂難得的是，它有幾種暢銷書，硬是打破了中華民國這七十多年的出版紀錄。像彭歌譯「改變歷史的書」，五十七年七月初版，到七十二年九月，銷到四十四版。「人生的光明面」，也為他譯，六十一年十月初版，則已銷七十六版。子敏散文集「小太陽」，銷到四十九版。小說：王藍「藍與黑」銷到四十一版，紀剛「滾滾遼河」銷到三十幾版。壽堂這部大書定然超過她一年新書出版的成本，估計兩年才能排完，壓下偌大資金，長時間不能運用。不到全書排完，難以計算成本，作出版

預約。再說，這書不會暢銷，豈不太拖累了林大姐？

恰好半年前某報報導，壽堂有位老同學捐助文化事業，一捐即是一兩百萬元。已捐過好幾次。何不找他捐助或是無息借款。他大我十好幾歲，近年不太外出，半年一次的同學會，十幾年來都未參加。我跟他長久未碰面。那天，壽堂帶了小外孫女儀儀一同去拜訪，適逢他拔去滿口牙齒，不能講話，難於提說。這事就化作罷。

這時期，兩位在病中的老友，問起我出書的事，不約而同，都主動表示願借五十萬元為助。但他倆並非太富有，壽堂心領了這番厚意。

何不找相關機構？首找甲單位。主持者是極熟的人。答說：虛架子，一點錢不過維持人事經費和一分刊物。你何不找乙單位？它正有較大預算。朋友且好意叮囑，不可只找一次啊，要連續請求。還有，你既與它主管、主管都熟，應先找主管，上下配合，事就好辦。乙單位正待成立，我並未去。也因自己一生恥於求人，雖為諺語不惜求人一次。但絕難二次提說，舌頭千斤重，再怎樣也張不開口。誰教壽堂本訥。

說起來，還有丙丁單位，它責無旁貸。稍為想想，那主持者也為熟人，理應去探訪探訪才對。要不，人家還會見怪。

那天，從甲單位走到海音處。她知道上情，大大搖頭說：「你真是位書生哪。出版這部大書，我並非從銀行提出一百萬元，攔在這裏

等着開支。排版，買紙，印刷，裝訂，皆逐步進行，我只是逐次付出資金。何用你這樣著急？你只要一心一意把全書整理好。出版的事，一點不用你操心。」還一再說：「這書耗費你一生心血，純文學定要給你特別酬謝。」

我則堅持不必。如果林大姐定要這樣，只比一般版稅辦法加給一成，意思意思，壽堂就非常感激你這位出版家的厚待。說起純文學對著作人的厚待，這十幾年真是有口皆碑。你一部書剛要出版，廣告還待見報，她的版稅就全部匯到。每次再版，也是一樣。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，它初版我的「中國兒歌」，得此厚待，壽堂為之大大驚嘆。這些年，在臺北出版了二十幾種書，罕有受過這樣厚待。兒歌現已四版。

海音所說，固然半屬實情。但定有一半是故意說得輕鬆。依壽堂估計，這部書的成本恐要兩百萬元。

七十年十月十八日，海音蒞秋暉書屋與壽堂夫婦長談，決定出版大書「中華諺語志」，小書「中國諺語」。小書係大書諺語的選編，論證、事例全予略去。十二月十九，大書全部整理完畢，送純文學影印，準備付排。七十一年五月十一，小書選句完工，也先交影印。適海音伉儷有歐洲之行。

郭嗣汾兄，這幾年出版了好幾部彩色圖文並茂的大書，主動提說，願出版諺書。我說已給純文學了。後來，又問起，他指出臺灣經濟還有待復甦，很有幾家出版社停滯不前。

看樣子，小書出版有待，大書則延後。只怕拖累海音，一直不忍催問。

七十二年春季，小書要付排前，海音要把比喻諺語的俏皮話抽出，我不想這樣。按，當民國四十年以前，自己也是這般處理；幾經研究辨識，才有明確認定，還是和直言的非比喻諺語通同纂述在一起，為是。正要打算當面磋商。

五月間，寄了「文學評論集」，給臺灣商務印書館編輯部，看有無出版機會。十幾年前，他家出版壽堂的「泡沫」，「大陸文藝世界懷思」。這幾年，「泡沫」一冊也未銷動，怎好意思再找他們出書？不過是姑且試試。沒想到，才一星期，朱建民兄電話，說商務決定出版評論集；又主動提說，樂於出版我的諺書。

三十六年，初識建民兄於南京。不久，即來臺北，同住和平西路二段七十巷，門戶相望者，很有一段時期。而且，又上陽明山為同窗。但近二十幾年少有遇見，只知他為政大法律學院長、教務長多年，然後出任正中書局董事長；一點也不知道他來商務，也好幾年了。

這樣，我把攔置林大姐處的本書影印件取回。一星期工夫，再予逐頁審閱。七月七日送建民兄處，壽堂特申明，事還不算定案，請按出版審查程序處理。我的意思，要讓主管人員核計核計。仍然是只幾天，契約書已簽蓋好寄來了。

為了不讓商務出版此書受到權益的損害，我把林大姐正準備要出版的小書「中國諺語」

影印件取回。也是，大書、小書的出版，跟純文學僅有口頭約定。

在壽堂這一輩朋友們說，人生智識的最初滋補，幾可以說都是吃商務的奶水長大。母親教我認的字塊，是他家出品。所讀第一本「共和教科書」，「人手足，山水田」，是他家的。彩色課外讀物「兒童世界」，也是。相並同者，中華書局「小朋友」，則特別顯見其清新

活潑。這兩家中國最大的出版事業，我想，國人所少有不感激它所給我們的益惠。宇宙人生，沒有那種益惠超過書本。

民國十六年，中華出版史裏載「中華諺海」。成書前，特別存在着諺語工作的緣法。書局主持者陸費伯鴻，把他在中華所出各種期刊徵集所得的，兩大網籃諺語資料，送給史氏應用。可想見的是，陸費看重諺語，其編譯所同

仁無人有這方面興趣。

五十多年之後，無心插柳柳成蔭。壽堂從未起一絲意念，要讓商務出版此書，而竟然似乎很意外的，偶然的，又幾乎是閃電式的迅速定案，此書落在我國執牛耳的出版者呵護之下，豈非更是大大的緣法。本書的幸運，正同於這幾十年「國語辭典」跟商務的關係。

(人文及社會科學文庫)

# 西藏研究論集

孫子和著

二十四開本

三二四頁

一八〇元

近百年來，英國爲了執行其「制俄保印」政策，積極圖謀西藏，而中國則內憂外患迄無寧日，無力顧及，中央與地方之間遂多隔閡。

本書收錄作者近年有關西藏研究論文九篇，其中兩篇論述清末光緒年間之藏事，七篇則屬於民國史範圍。各文不僅在西藏政制、中印界務等方面有深入研究，中共與印度之邊界衝突與談判，亦有完整論述。

##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

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37號  
郵政劃撥：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 
電話：三二一六一八 三二一五三八  
傳真：(〇二)三七一一〇二七四